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尾龜

第八回 老英雄縣監遭慘劫 小俠女黑夜報親仇

話說當下錢瑟公道：「柳女士改扮男裝，這裡頭還有一重公案。柳女士原籍是安徽，家裡有好幾百畝良田，日子也很可以過得。只因他家的住宅，與一土豪家地界相連。這土豪是很有勢力的。這年土豪要築造花園，嫌地方小，派人來和女士父親商量，叫他住宅讓賣。女士的父親也是個古板朋友，回說『要我變賣房子，時光還早呢，到我沒有飯吃時光再議不遲。』派來的人碰了這個釘子，回報土豪。土豪再叫人去說，『不肯賣也不敢相強，只是本宅要築造花園，這塊地倒又勢不能不用，現在本宅主人情願把東門外新造一所房屋，與府上相換，府上得著了新房子，本宅也得用了地皮，一舉兩得，你道如何？我看這事府上很合算，既避了變賣祖產的壞名聲，又自得了很好很好的新宅子，又與本宅主人拉了個交情，以後你與人家有甚事情交涉起來，人家知道你與本宅主人相好，也懼怕你三分呢。』

卻被女士父親吓了一口道：『住嘴，你睜眼瞧瞧我是什麼人，可是要仗你狗主人臭勢的麼。別人怕你們主人，我偏不怕。別家同我說倒還有個商量，偏是你們我偏不讓。我住自己的屋，吃自己的飯，你們拿我怎樣。你回去向你那主人說，說是我講的話，這幾間破房子是祖宗遺傳下來的，片瓦塊磚，都不肯讓給人家，那怕是金子打造的房子，也不願調換。你下次也不必來了，我的拳頭可是不認識你的。』一頓臭罵，罵得來人抱頭鼠竄而去。

土豪怒道：『這小子真是不識好歹，好意和他商量他倒這個樣子，那還了得。我治不下他，還好對付別人麼！』於是設下個毒計，叫人偷偷的到女士家去種了點子賊，知會縣裡說女士父親是個強盜首領。

縣裡於土豪，本是奉令惟謹的，當下就傳齊了快班皂班壯班，親自帶著，到女士家。把前門後戶圍了個鐵桶相似，吶喊聲，一齊打進。女士父親從睡夢裡驚覺，跳下床來，鋼鈎鐵尺像雨點般上來，兩腿上早著了三五下。

女士父親不知是衙役，拿出看家本領，一飛腿早踢倒了三四個。眾差役齊喊：『王法都沒有麼？縣大老爺在此。』

女士父親本是極守公奉法的，照他父女兩人的本領，休說這幾十個差役，就是千軍萬馬也不在心上。現在見縣官在此。知道必是官司臨頭，好在自己並沒有做過違條犯法的事，心下倒也坦然，就低頭垂手，悉聽他們擺佈。上鏈鎖頸，像牽羊般牽到衙門裡。

知縣坐堂審問，問他為甚做強盜。女士父親道：『子民一競奉公守法，從不為非作歹，大老爺強盜的活，從何而來？』知縣道：『本縣親自訪聞的，現在你家搜出賊證，你這廝還想抵賴麼？』隨叫把搜來的賊物給他瞧看，早見差役拿出一個袱包，當堂打開，見裡頭是銀杯、銀碗、金鐲、金戒、沉香朝珠、翡翠翎管各樣珍寶都有，還有幾件衣服。女士父親道：『這些東西果然不是子民之物，但不知怎樣會在子民家裡的，子民自己也沒有明白。』

知縣道：『要你明白也不難。』隨向籤筒裡抓出一把籤，擲下道：『與我重打這廝。』

女士父親道：『大老爺，子民究犯了何罪？要蒙大老爺賞刑？』

知縣道：『你這廝做了強盜，現放著真贓實據，還敢假作不知麼？』

女士父親道：『大老爺冤枉的很，冤枉的很。』知縣不去理他，只拍著旗鼓催快打。眾役不由分說，早把他拖出天井，頭向北，腳向南，橫擡在地，一五一十，著實奉敬，女士父親進住氣，一聲兒不言語。怒得知縣連喝重打。只聽豁喇一響，衙役手裡的板子卻早截作兩段，瞧女士父親時，依舊白印都不曾起一個。

知縣叫換大板再打，女士父親是有功夫的人，這種竹板子那裡在他心上。不到一個鐘頭，早斷了十多條板子。知縣怒極，叫取夾棍上來。兩旁的皂隸喝一聲，把夾棍向堂上只一擡，知縣問道：『招不招，不招就要用大刑了。』

女士父親道：『子民沒有犯事，招出點子甚麼來？』兩個衙役，扳翻了女士父親，把他兩個腿子套在夾棍裡，問他招不招，索性不開口。知縣吩咐用力的夾，兩個扯繩的衙役，用力把繩一收，只聽豁喇的一響，那夾棍進了六段。知縣叫換取新夾棍來，如法炮製的再來。誰料繩子一收緊，又是一聲響，夾棍又迸斷了，知縣道：『這廝很有點子功夫，這種扶胃健脾的刑罰那裡配他胃口。左右快生起火盆來，請這廝享受滿天星滋味。』

這滿天星是最利害最殘酷的一種私刑，任你銅皮鐵骨的英雄，一見了也要魂飛魄散，是用一盆很旺很旺炭火，燒著幾千個銅錢，燒的紅透，把犯人剝精赤了身子，卻把紅透的銅錢用鉗鉗著，蚩蚩的直燙。

當下這廝知縣用滿天星私刑，把柳英雄燙得個皮開肉爛，焦臭異常，昏過去了好幾回。好個柳英雄，索性橫了心拼著一死，悉聽他們擺佈。咬緊牙關，一聲兒不言語。知縣治的有點子嫌煩了，叫且收在監中，過天兒再審。

柳英雄收了監，土豪又叫人向柳女士道：『如肯把房子相讓，你老子的官司本宅主人可以替你們彌縫。』

柳女士到監裡探望父親時，順便把這節事回了。柳英雄道：『甚麼官司不官司，這節事，大約就是這廝擺佈出來的。他怕我我怕吃官司，就肯把房子讓給他了。我情願拼掉這條老命，祖宗傳下來的房產，一尺一寸都不敢喪掉。我活著一日，就保守一日。他要謀我，等我絕了氣再看罷。兒呵，這幾間破屋，你不要看輕了。一塊磚頭一片瓦，都是你祖宗心血氣力掙來的，在我手裡喪掉了一磚一瓦，我便對不起祖宗，我便是祖宗的不肖子孫。』

柳女士道：『父親現在在患難之中，總要先求解免的方法。照孩兒看來，暫時應允他，倒也未為不可。』

柳英雄道：『這是我寧死不為的。』柳女士沒法，又勸越獄逃遁。柳英雄道：『這更不對了。你枉做了我的孩子，連我的性情都沒有識著麼。我逃走了，可還成什麼英雄。並且官府拿我，是說我做了強盜，一逃走情形更像了，倒授了他們口實。我雖然偷活著一條性命，無端的背這惡名，也很沒趣味兒。而況眼前又沒有審實，瘟宮雖然強橫，總不見為沒有審實口供就為無端定罪的。我這條命，或者還不至喪掉也未可知。』

女士見老人家執意不從，只得罷了。那裡曉得土豪得著回絕之信，馬上改變方針，賄買了獄官，叫把柳英雄活活處死。做官的人，眼睛裡本只有銀子兩字，聽說有得銀子到手，早喜的心癢難抓，卻故意做出點子生意經，向來人道：『煩你上復貴上，這樁事我可不能夠遵命，活剝剝一個拳捧名家柳英雄，就這麼弄死他，好似罪過一點子。我現在五十二歲了，通只一個三歲的小孩子，為了這小孩子也應得修修呢，沒的倒乾這害理傷天事情。』

那來人也很是來得，聽了話就笑答道：『你老人家的話何嘗不是，只是敝上與你老人家，一竟很要好的，現在頭回兒煩你這點子事，你老人家就不肯幫忙，敝上素來最是多心，他不道你怕罪過惜福，只道你瞧不起他呢，恐怕於事實上，你老人家未必有甚利益。講到天理兩個字，本是沒有對證的。別的且不必說，只要瞧我們大人，擊要算作的了，拆散了人家多少夫妻父子，謀占了人家多少田畝屋產，人丁恰又興旺。你老人家還迂點子什麼？』

獄官道：『你的話也是，在你貴上跟前，管不得什麼罪過不罪過，我只好拼著折點子福壽乾一干了。只是我不過是吩咐一句話，動手卻要他們動手的。光只二百塊洋錢，怎麼能夠分派呢。監裡頭上下三等的口碑，都要照顧到，並且弄掉後，鄰封來相驗，作作一面也要弄妥，一面不平伏，發作起來，大家都脫不了干係。』

來人道：『你老人家的話，明白的很。任作一面呢，我們自己料理，不敢煩你老人家操一點子心。這二百塊錢，一百塊是孝敬你老人家的，一百塊作為監裡一切開銷。你老人家斟酌著行罷。』

獄官道：『我同貴上是至交，就白當當差也不在乎。只是二百塊錢，監裡開銷怎麼開銷得來，這數目總要好好增加起來。』

來人道：『大約要幾許才夠開銷？』

獄官屈指算道：『王四張大李六是動手的，這三個人的胃口是大慣的，總要六十塊錢才買的到一個肯字。三六一十八，就要一

百八十元了。孫金生是個總頭，少了不行的，也是六十塊，已經二百四十元了。其餘眾人分給他十塊八塊都不爭論，八個人每個人八塊，八八六十四。除去零頭，至少需三百塊錢。我是隨便的，有也好，沒也好，決不和貴上爭論。」

來人回復了土豪，當夜就送了四百塊錢來。獄官點過，數目不差，道了謝。來人去後，獄官就傳禁頭孫金生和王四、張大、李六三個禁子到衙門，吩咐道：『姓柳的犯人是本地大鄉紳張大人冤家，張大人送一百塊錢在這裡，叫把姓柳的擺佈死了。這一百塊錢就是酬謝你我的。我已經答應下了，所以喚你們來公分。分定了，就好動手行事。』

孫金生並不回答，只把眼珠兒瞧著王四。王四會意，開言道：『老爺，一個著名的柳英雄，只賣得一百塊錢，好似太賤了。大家在裡頭當差，也是苦不過，撞著這種外快生意，落得多賺他幾個，張大人又不是拿不出錢的人。』

獄官道：『我也知道，只是已經答應下了，說不得大家就委屈點子罷。』

張大接口道：『老爺，你是聖明不過的，監裡共是十二個人，孫大哥是頭兒，自然應該多派一點子。我們三個人是動手的，辛辛苦苦了一會，大家想點子什麼，其餘眾人多少總也要派他們一點子。還有你老人家的分子。通只一百塊錢，每人扯得幾個錢到手。』

李六道：『是呵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打穿板壁說亮話，大家抹過良心，乾這種沒天理事情，都為點子什麼。那姓柳的與我們究沒有什麼冤仇呢。』

獄官勸了半天兒，大家終是不答應。沒奈何，只得向眾人道：『這事是我答應下來的，現在又不好再向張大人找價。你們眾位又都不肯委屈，難來難去，倒難了我一個人。現在我情願吃虧點子，一百塊錢你們拿去分了罷，我的分子不要了。』

王四、張大還不肯答應。孫金生勸道：『銀子是用得盡的，情分是用不盡的，老爺既然這麼說了，就瞧老爺分上，少賺了幾個錢罷。只要下回有好點子生意，求老爺多照應一點子是了。』

眾人見孫頭兒這麼說了，只得答應，拿了錢自去分派。臨走時光，獄官問：『今夜動不動手？』孫頭兒道：『今夜可不及了，病還沒有報呢。』

獄官道：『這個不妨，報病日子可以倒填的，我已給你填上了，你們快點子去行事罷。張大人性子急不過，立等著回音呢。』孫金生連聲答應，同著王四、張大、李六去了。」

春泉聽到這裡。插言道：『我們中國的監牢，真是世界上活地獄，沒罪的人可以無端的捉進來監禁，可以無端的把私刑處死，不知到幾時辰光才能夠改良。』

瑟公道：『多不過九年罷了。』

春泉、靜齋問：『你為甚知道是九年？』

瑟公道：『預備立憲不是定期九年麼？到那時立了憲，監獄就不怕他不改良了。』

靜齋道：『且講那柳英雄事情罷。』

瑟公道：『柳英雄自收進了監牢，披枷戴鎖，與眾犯人住在一塊兒。監裡頭規矩，到了夜，犯人和犯人是連鎖在一條鏈子上的。這條鏈子，名叫眾鏈，眾鏈是橫穿在犯人頸鏈裡頭的。一條眾鏈，連穿十個犯人，兩端卻鎖牢在柱子的鐵環裡頭。一個人轉側，九個同鏈的都要牽動。』

此時柳英雄遍體鱗傷，疼痛的不堪忍耐，那幾個同鏈犯人，偏偏不時翻動，冰冷的鐵鏈，牽著傷痕，痛的鑽心入骨。滿地上痰沫屎尿，臭穢的氣味，熏進鼻管裡，肚子裡就不住作起惡來。想要將息片時，無奈那犯人愁苦悲歎聲，合著叮叮噹噹鐵鏈碰動聲，雜然刺耳，再也合不上眼。只見壁上掛著一盞油燈，那個火只有黃豆般大小，碧淡淡，陰慘慘，一晃一晃，也不知那裡來的風，吹得這火搖搖欲滅。那柱子的黑影，一動一動，好似一個幽靈鬼物，在那裡挪揄一般。說不盡的悲慘情形，描不完的淒涼況味。

回想，數天前，數月前，數年前，我也是很快活很自由很活潑一個人，我與獄外的人本沒有什麼兩樣，每天每時，逞著我的意思，要怎樣便怎樣，喜歡喝酒就喝酒，喜歡騎馬就騎馬，喜歡遊山玩水就遊山玩水，或是出外去尋訪朋友，或是在家裡同女兒談天，或是種竹養魚，或是使槍弄棍，意想所及，無一非快心之景。」咳，誰料橫禍臨頭，竟會無端的住到這裡來。」

老英雄正在心緒潮湧，忽見裡監門呀的推響，走進兩個禁子來。認得就是王四、李六。柳英雄只道他們又要向自己索取例費，那知王四、李六倒並不說要銀子，笑吟吟的道：『柳老朋友，你是個好男子，這樁官司一定是冤枉的。我們也替你不平呢。』

柳英雄心想，他們方才硬索例費，索不成，現在換軟工來，（缺319字）雙手奉上。柳英雄說了聲對不起，接過手，擱在鼻子邊聞了一聞，覺著一陣異香，從鼻子裡直鑽進來。問道：『這酒怎麼這樣的香？』李六道：『藥香呢。』柳英雄不疑，骨哆骨哆喝了個盡。哪知不喝猶可，一喝下時，頃刻天旋地轉，頭裡昏將起來，身不由主的橫倒地下。

原來這個酒就是蒙汗藥酒，皆因柳英雄是個拳棒名家。清醒明白，恐怕對付他不下，所以灌了藥酒，蒙的他人不知再行動手。柳英雄昏倒在地，這幾個狗男女就鬼鬼祟祟，不知用什麼手段擺佈，只半夜工夫。把個鐵錚錚柳英雄送到鬼門關上去了。禁頭孫頭兒，照例稟報本官，知縣照例轉詳上司，稟請鄰封相驗。鄰封帶領仵作，到監相驗，自然總是個『確係病死，並無虐待情形，』具結完案。

可憐烈烈轟轟的奇男子，就此完結。只把個柳女士氣得切齒咬牙，怒得握拳透爪，憑著一身本領，定欲與老子報仇。先把老英雄屍身。領出來殯殮成就，那棺木照例截角存庫。辦畢葬事，就挾著一口刀，等到個天黑，先到那土豪家裡，把他一門良賤，稱心快意的殺得個乾乾淨淨。然後再趕到衙門，把知縣也殺了。從此便不能在世界上拋頭露面，改扮了男裝，遨遊各省，學那《兒女英雄傳》上十三妹，尋趁些沒主兒的銀子用度。後來忽念這種營生終非長久之策，就捐了個武職，投到軍營裡當差。卻因辦事勤慎，紀律嚴明，上頭十分器重，漸漸升起來，升到了統領之職。這便是心泉夫人改裝的原因，你們想奇不奇怪不怪。」

春泉、靜齋齊說：『果然奇怪。』

周介山道：『梅心泉這個人，本底有點子奇怪，自然所遇的事，沒一樣不奇怪了。』

錢瑟公道：『梅心泉還有一樁奇怪事情，真奇怪的了不得。』